

# 鐵戰場與溫柔鄉

## 苗嶺戀嬌娥

### 戲說毛澤東之十六

●劉昌博（自由作家、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）

#### 無權無兵空有其名

蔣介石於收平了「閩變」，已無後顧之憂，快速集中兵力要對「中共蘇區」發動第五次「圍剿」，號稱雄師百萬，另有二百餘架飛機助戰，誓言一舉殲滅紅軍，以報前四次敗北之仇。

可是，這時的毛澤東卻無權無兵，頂著一個空殼子「主席」的頭銜在雩都，陪在他身邊的只有賀子珍，閒得沒事幹，又把她的肚子搞大了。

眼見賀子珍的肚子一天天的膨脹，他對她的性趣就一天天的低減。他是個精力充沛、閒不得的人，乃以看書來打發寂寥的日子。長夜漫漫，難以入夢；他焦思苦慮，總不能長此虛擲歲月，更不忍眼睜睜地看著紅軍被蔣介石殲滅。

於是，他寫了一封信致秦邦憲、周恩來、洛甫等當權派：大意說如今敵強我弱，敵眾我寡，為保存實力，最佳戰略莫如分兵一半，撤往桂、黔、滇、康、蜀等省開創新基地；留下的一半兵力，則以「游擊戰術」與敵軍周旋，不勝則撤往新基地，伺機反攻。

秦邦憲等將毛澤東的信轉交紅軍的「太上皇」——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布朗恩，他是個高大的日爾曼人，於一九三二年潛來上海，取了一個中國名字李德。一九三三年十二月，他藏在—艘貨輪夾艙內渡過贛江，經過共產黨的特別保護，才抵達「中共蘇區」。他支持留俄派，而留俄派秦邦憲等根本不懂軍事，故對布朗恩唯命是從。

布朗恩瞧不起毛澤東的游擊戰術，認為只是一種兒童捉迷藏的玩意兒，不配稱為「戰術」。他指責毛澤東是個失敗主義者、不

敢面對強敵的懦夫；只留下一半兵力禦敵，力量分散、背離軍事常識，是低能兒的幼稚想法。

當時，蔣介石的外交取向，是親德國、反蘇反共，致使蔣經國流落西伯利亞，幸遇蔣方良女士才抒解了精神上及物質上的壓力。因為蔣介石親德，所以德國的希特勒才推荐其軍事專家漢斯·馮·塞克特來華，給蔣介石作剿滅紅軍的軍事顧問。

可是，大言而誇的紅軍顧問布朗恩，他並不把塞克特看在眼裡；卻提出了他的反圍剿戰術：即以「短促突擊，分兵把口，處處設防，節節抵抗，以逸待勞，誘敵深入，合圍聚殲」。

他要以此戰術跟國民黨軍隊大拼消耗戰；瓦解政府軍，活捉蔣介石，給紅軍帶來「革命的高潮」；像蘇俄的十月革命一樣，一

賊而成。

而政府軍的顧問塞克特，則比較虛心實在，他反覆研究前四次圍剿失敗的原因，及毛澤東「游擊戰術」的訣竅。於是，提出了他的「碉堡戰術」，來對付「游擊戰術」：其辦法是：「一面禁運物資，封鎖其經濟；建築大量碉堡，截斷其交通；一面開拓公路，步步為營，節節追剿。」

## 碉堡戰術紅軍慘敗

蔣介石採用了塞克特的碉堡戰術，於一九三四年二月統率近百萬大軍，向涵蓋了大半個贛、閩兩省的「中共蘇區」發動攻勢。政府軍兵分三路，配屬近二百架飛機助戰；而布朗恩則指揮三十餘萬紅軍，揚棄了毛澤東的游擊戰術，改以陣地戰態勢正面迎敵。兩軍鏖兵三個多月，雙方激戰二十餘次；結果，政府軍的碉堡戰術奏效，將包圍圈愈縮愈小，切斷交通，嚴密封鎖，使中共蘇區的民生物質十分缺乏，連鹽巴都吃不到。

毛澤東的二弟毛澤民當時住在粵都，負責偷運物資進入「蘇區」的任務。他曾化裝運糞的苦力小販，把軍用物資如手電筒、電池、醫藥、收音機及發報機零件等，暗藏在臭氣薰人的糞桶裡，偷運進來。

比如，布朗恩命令彭德懷去堅守一個要隘的重要據點，戰鬥的第一天，紅軍的據點被政府軍的飛機大炮夷為平地，死傷了三千八百多人。

又如：布朗恩命令朱德、劉伯誠分兵突擊，每次都損失三、五千人不等。

由於，紅軍損失慘重，打到七月間，政府軍步步進擊，包圍圈愈縮愈小；紅軍節節敗退，中共蘇區範圍由原來佔有的七十個縣，只剩下瑞金、雩都、興國、石城、寧都、長汀等六縣。

紅軍將領對布朗恩的糊塗指揮，信心盡失。情勢所迫，當權派周恩來、朱德、彭德懷、劉伯誠及鄧小平等聯袂來到粵都，請教毛澤東今後該怎麼辦？毛詢明實情後，得知紅軍當時只剩下十三萬多人。

於是，毛澤東當機立斷，認為紅軍不能再作困獸之鬥，大家戰死在一起，雖說壯烈，但毫無意義。他建議分兵三萬人撤往井岡山地區打游擊，掩護大軍突圍向粵北、桂、滇、黔、康、蜀等省山岳地區「長征」，另覓新基地，伺機捲土重來。

大家沒法可想，只好贊同毛澤東的建議：這證明了他的先見之明，因他早先給秦邦憲、周恩來及洛甫等的信上即是這般「建議的」。如果當時採納他的建議，也不致落得今天慘敗的狼狽景象。

## 倉惶走避逃竄西南

一九三四年十月，中共紅軍主力一、三、五、八、九等五個軍團和中央機關員工眷屬共約八萬八千多人，號稱十萬大軍，分別從福建長汀、寧化；江西瑞金、寧都出發，

倉惶突圍向西南方向逃竄。

中共紅軍開始了一場異常艱苦的行軍和戰鬥歷程；國民黨嘲諷為「長竄」，中共卻稱之為「長征」。

雖說，中共當權派接受毛澤東的建議，但當時一切突圍的行動全由「三人團」秦邦憲、周恩來及布朗恩等三人操控，布朗恩仍是大軍的總指揮。

當時，毛澤東正在粵都，經常患瘧疾，舊病又發了，周恩來跑來通知他說：「大家要走了！」

因為，哪時節願意留在瑞金和井岡山繼續打游擊的約有三萬多人，其中有一萬多人是老弱傷患；另有些紅軍將領及幹部，因不滿「三人團」的錯誤領導寧願留下來，既可作大軍逃撤的掩護，更企盼能在贛南與閩西山區另創新局。

毛澤東於十月十五日，在粵都向這批願意留下的紅軍將領及幹部們講話，鼓勵他們在紅軍主力撤離後；在地形熟悉的贛南與閩西山區，無論是井岡山或武夷山，倘能善用游擊戰術，必會峰迴路轉，否極泰來。

至於，毛澤東本人，則於十月十八日傍晚，在妻子賀子珍、得意門生張湘岳等件護下，他才帶了一袋書，拿了一把雨傘、兩條毯子、一件舊外套，跟在大軍後面一起走了。

後來得知，哪些留下來的三萬多的紅軍，命運是非常的悲壯而淒慘。因為，他們在

中央百萬大軍的圍剿下，地毯似的追捕下，幾乎全部犧牲了。

哪些留下來的紅軍將領或高級黨政人員，他們壯烈犧牲的事蹟，可謂哀天地而泣鬼神。

毛澤東的三弟毛澤覃、堂妹毛澤建、賀子珍的堂弟賀昌，以及高級共幹古柏、何叔衡、阮嘯仙、劉伯堅等，都先後被捕殺。其中何叔衡被捕後，當場被亂槍打死。

劉伯堅在死前，還帶了腳鐐在瑞金遊街，他在被砍頭前，曾咬指血寫了一首「帶鐐行」的五言絕句小詩：

「帶鐐長街行，真事一等人。」  
志氣越軒昂；  
「拼作地下囚，」  
「農工農齊解放。」

三十六歲的中共黨中央前總書記瞿秋白，於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七日在福建長汀被捕，臨死前也寫了一首七言絕句的絕命詩：

「夕陽明滅亂山中，」  
「落葉寒泉聽不同；」  
「已忍伶俜十年事，」  
「心持半偈萬緣空。」

較幸運的只有陳毅和項英，他二人率領殘部突圍逃出，大難不死；後來都成了中共政權的要員。

可見，中共建國的黨史，是由成千上萬烈士的鮮血寫成的。十年後，那些倖而不死的中共黨政軍高級官員，他們盤据的政權，

更是由千千萬萬前仆後繼的死難者的屍骨搭築的。古人說：「一將成功萬骨枯」，而今應改為：「一黨成功萬骨枯」，事實上，國共兩黨爭奪政權的戰亂，為其死難的軍民，當以百萬計。真是「上蒼不仁，以萬民為芻狗。」

說罷中共留守贛南與閩西的大批死難者外，再來談哪八萬八千多人突圍逃竄的大軍吧！他們的景況也好不到哪裡？

### 桃花相助逢兇化吉

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之夜，撤退的紅軍幾乎沒有遇到抵抗，就衝破了政府軍設在桃花江畔的碉堡防線，即進入了廣東的東北山區。

如果政府軍在桃花江沿線攔擊，紅軍必然損失慘重，為何不予攔擊？放棄此一徹底圍剿殲滅紅軍的大好良機？據說是國府當局有意開放這個缺口，讓紅軍向西南各省流竄，假紅軍之手而削弱各地軍閥的實力，俾使政府軍得以剿共之名，堂而皇之的進軍西南，趁機統一全國。在戰略上說，這是事半功倍的上策。

可是，西南各省的軍閥，並非都是傻瓜，他們各有自己的打算，懂得「鷸蚌相爭，漁翁得利」的道理。

比如，當時廣東軍政首長李濟琛，他對紅軍的態度是堵而不剿，攔而不擊，只要不侵入廣東境內，他即隔岸觀火，袖手不管。

可是，已經進入粵北山區的共軍，則必須限期退出，否則他要迎頭痛擊。

由於，李濟琛不准紅軍假道粵北，使紅軍陷於進退不得的窘境，如此僵持了三天之久。如果，蔣介石的大軍趁機追擊，後果不堪設想。

操控共軍突圍行動的「三人團」周恩來、秦邦憲及顧問布朗恩都慌了手腳。幸而朱德建議周恩來，不妨找毛澤東商量，冀盼能找出解圍的良策；因為，他們都曉得毛澤東的「鬼點子」很多。

毛澤東當然不能見死不救，於是，他急命其得意門生張湘岳深入粵北瞭解實況。按張湘岳是他於一九二五年在廣州「政治講習班」授課時的得意門生，精通粵語；張曾帶毛到廣州市區的風化場所治遊，叫毛眼界大開，在珠江河畔認識了歌聲甜美的雛妓船娘陳美吟，享受到「妙不可言」的性愛歡愉；譜出了一頁纏綿的戀曲。

張湘岳潛入粵北，即暗訪他在粵軍擔任高參的同窗老友薛蔭槐，而薛正是李濟琛麾下的親信參謀人員；也是毛在政治講習班的學員。張在拜訪薛時，送上厚禮，薛在家中以晚宴招待張時，張始發現薛的三房姨太太，就是毛澤東在珠江河畔熱戀的雛妓船娘陳美吟，真是喜出望外。

由於，薛蔭槐是張的同學，與毛又有師生之誼；而其愛妾陳美吟和毛又有一段戀曲，薛雖不知情，而陳女心中有數。於是，薛

氏夫婦夫唱婦隨，為各遂所願，都樂於安排李濟琛和毛澤東在粵北的一個小村會晤。

會談時，毛澤東向李濟琛分析：蔣介石故意讓紅軍入粵，旨在使粵軍與紅軍火拼，彼此消耗實力，他好坐山觀虎鬥，然後各個擊破，大收「漁翁」之利。李濟琛也深以為然，兼之李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，一向贊同「聯俄容共」政策。所以在第十九路軍發動「閩變」時，李即支持蔡廷鍇、陳銘樞、蔣光鼐等人的「反蔣抗日」號召。

故此，李濟琛在毛澤東的游說下，及薛蔭槐、陳美吟夫婦的慫恿下；對蔣介石電令粵軍攔擊紅軍的命令，非但不予理會，反而讓紅軍自由在地通過防區，甚至還提供糧草、通訊器材及醫藥物品。而紅軍在通過粵北山區時，則對沿途居民私毫不犯。

事後，人們評論此事：一般人走「桃花運」，會妨礙事功，甚至招來殺身之禍；只有毛澤東所走的「桃花運」，每次都給他帶來逢兇化吉，轉危為安的助力。

## 岳父暗援入駐湖南

紅軍安全通過粵北後，即進入廣西邊境，而桂軍的李宗仁、白崇禧是不好惹的。毛澤東派張湘岳潛入桂林，找在桂林經營藥材生意的曹阿根夫婦（即毛愛妻之一曹鳳娃的父親，毛的岳父）設法。曹氏夫婦和其陳姓老板合營名貴藥材生意，業務發達，已成殷商。兼之，其外甥張小虎（即曹秀娃之子）

返桂相助，生意更加興隆。

因桂軍的中高級將領，莫不性好漁色，討白夷（俗稱水擺夷）少女作姨太太，浸成風氣，以擁有三妻四妾為榮。夜夜春宵，自是精疲力竭；於是就必須求助於名貴中藥進補；冬蟲夏草、鹿茸、三七、天麻及當歸等是滋陰補陽的最佳補品。而曹阿根等經營的中藥店，正是批發或零售這些名貴補藥的老牌名店。故此，曹氏夫婦及張小虎，得以結識桂軍的中高級將領；經他們的媒介，張湘岳才能將毛澤東的親筆信函面陳李宗仁、白崇禧。信函內容，大致與毛澤東游說粵軍李濟琛的說詞相同。蔣介石與桂軍之間，種因於中原戰爭的恩怨，嫌隙未消。

於是，與李宗仁、白崇禧暗中達成一項秘密協議，即桂軍開放湘江的界首和全州之間的一條十三哩寬的走廊，讓紅軍安全通過桂北，順利渡過湘江進入湖南。

## 長征途中詩興大發

蔣介石察覺紅軍的動向，急派湖南省主席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，統率薛岳、劉建緒、周渾元、李雲杰及李韞珩等五路追剿軍，十五個師，外加八個保安及補充團隊，總數在三十萬人以上，另有空軍一百餘架助戰；列陣湘江上游。

毛澤東曾派人游說何鍵：讓紅軍借道通過湘江上游進入貴州。可是，何鍵不賣賬；因他的岳父是富農，於一九二七年七月，曾

遭受毛澤東率領的武裝農民清算鬥爭，戴上高帽子遊街。何鍵為報一箭之仇，堅絕要在湘江上游地區殲滅紅軍，活捉毛澤東，以消心頭之恨。

當時的紅軍雖有八萬八千多人，擁有輕重機槍一萬二千多挺，還有不少迫擊砲及大量彈藥；但與政府軍的三十萬相比，仍是眾寡懸殊。從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三日止，紅軍遭到政府軍沿途追剿夾擊，血戰半個月下來，損失一半兵力以上，險些兒全軍覆沒。

紅軍從瑞金出發時帶出來的電台設備、發電機，還有大量的圖書，所有的思想武器、軍事文獻，都在倉惶逃竄中扔掉了。湘江兵敗後，紅軍轉入貴州，只剩下三萬五千人。

貴州是我國西南最貧瘠的一個省，俗語說「天無三日晴，地無三里平，人無三兩銀」，這正是對貴州的真實寫照。正如一位隨軍記者在「長征」一書中的記述：

「……在長征途中，尤其在貴州境內，高山懸崖、冰雪雨霧、湍急的河流、莫測的風暴、灼熱的沙石、無底的沼澤、飢餓的威脅、無休止的行軍，都使戰士們隨時面臨著比蔣介石的飛機大炮更險惡的危機……。」

這段日子，毛澤東無論在擔架上或馬背上，是他創作詩詞最多的時期，看到貴州的崇山峻嶺，靈感來了，他寫出了三首「十六字令」的詩篇：



(一) 快馬加鞭未下鞭，  
驚回首，離天三尺三。

(二) 倒海翻江捲狂瀾。  
奔騰急，萬馬戰猶酣。

山！刺破青天鏢未殘，  
天欲墜，賴以柱其間。  
毛澤東在長征的途中，有時不是一位革命家及軍事家，倒像是一位探險家和行吟江湖的大詩人。

有一次，當他看到周遭高聳的群山頂上，覆蓋著皚皚的白雪；於是他的靈感又來了，填寫了一首新詞：  
而今我謂昆倉，  
不要這麼高，  
不要這多雪。  
安得倚天抽寶劍，  
把汝裁為三截？

一截還東國。  
太平洋世界，  
環球同此涼熱。  
他的詩詞，口氣狂放，氣吞山河，有超出中國自身革命之外的世界和平的象徵與意識。這是不同於他濃厚的「農民意識」之外的另一境界。

### 臨危授命取代洋共

政府軍前四次對「中共蘇區」的圍剿軍事行動，由於紅軍採用毛澤東發明的「游擊戰術」，實踐以「鄉村包圍都市」及以「農民為革命主流」的理念，來反制政府大軍的圍剿，且四次都獲得輝煌的勝利。

自從共產國際派操控了「中共蘇區」的黨政軍大權，揚棄了毛澤東的戰術及理念。一切措施皆師法蘇俄的所謂「先進革命經驗」，採用「城市中心論」，認為無產階段的工人才是革命的主流，大都市才是革命的中心。

事實證明，這些「洋共」們的理論，只不過是紙上談兵；在政府軍第五次圍剿的戰鬥中，完全不管用，以致搞到大敗虧輸，丟盔棄甲、狼狽逃竄。

於是，共軍上至將領，下至士兵，均認為「洋共」不如「土共」，還是毛澤東的游擊戰術管用，還是他的「思想及理念」適合中國的特殊環境。應該唾棄的是共產國際派的蘇俄先進經驗，以及形同海市蜃樓的「革命高潮期」夢想。

於是，大家決議仍由毛澤東來指揮紅軍，在貴州的山岳地區進行游擊戰。毛為了拯救紅軍的命運，臨危授命，責無旁貸地取代了洋共們的「三人軍事指揮小組」的權力。

於是，毛澤東又頑強地站起來，要與蔣介石指揮的剿共大軍，從事他樂見的戰鬥任

務。

一天，毛澤東站在海拔一千五百公尺的苗嶺山的頂峰，壯懷激烈地高唱著宋代岳武穆的「滿江紅」，然後又揚聲向四周的山峰高呼：「與天鬥，其樂無窮，與地鬥，其樂無窮，與人鬥，其樂無窮。」因為，他是一個天性好鬥的人，如果沒有了鬥爭的機會，他就會覺得寂寞，覺得煩躁。現今，他在艱困的環境中又有了鬥爭的機會，他就精神百倍，活像一尊戰神般的屹立起來。

他自幼早熟又頑皮、搗蛋，喜歡打鬥，熱衷於在山野跟牧童們玩捉迷藏遊戲，更樂於找女孩子在山野草地「野合」偷情。及長，他融合了猴氣、流氣、虎氣與霸氣於一身。

在貴州的長竄戰鬥中，毛澤東把他上述的「天性」，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。由於，黔軍的戰鬥力較弱，而政府軍的重裝備又派不上用場。於是，他得以像六、七年前在江西井崗山一樣，充分發揮「游擊戰術」的神奇功能，予黔軍致命的打擊。而政府軍最能發揮奇效的，是空軍的無情炸射，這是紅軍難以招架的最大威脅。

尤以政府軍飛機所投的空中爆破彈，因其炸彈在空中爆炸，細碎彈片如雨點般的飛下，散播範圍甚廣，殺傷力很大。毛澤東的愛妻賀子珍，於山野途中，不幸遭到這種炸彈的攻擊，渾身留下十六處傷痕。由於，醫療器材缺乏，致有些彈片取不出來，痛苦不

已；但她除了忍耐，又有什麼辦法可想。

毛澤東爲了部隊的行蹤不會暴露，爲了避免遭到飛機的攻擊；下令把不必要的文件燒毀，把多餘的辦公用具扔進深山峽谷，再把搬不走的槍支彈藥送給當地可信賴的農民，簡裝輕兵，便於晝伏夜行。

爲了補充兵力，沿途招募新兵。其招募方式，是每到一個村莊都召開群眾大會，宣傳紅軍的神聖使命，然後舉行歌舞聯歡晚會，於青年男女的瘋狂歌舞中，常能輕易地召來新兵。

有一次，毛澤東將一個營的兵力，放置一個顯眼的山嶺上，故意分散暴露自己，在叢林中插上許多旗幟，在曠地上擺著許多偽裝的輜重武器，故佈疑陣。政府軍的偵察機誤以爲這是紅軍的主力集結地，急忙調集大軍進行圍剿；以爲紅軍主力已陷入重圍，指時即可殲滅。

正當政府軍準備要圍剿的時候，毛澤東則率領紅軍的真正主力部隊，從政府軍的背後發動突擊性的猛烈攻擊；而山嶺上的紅軍又趁機夾擊，這種裡應外合的戰術，往往獲得豐碩的戰果。

但，毛澤東並不戀戰，突擊成功後；即機動性地把部隊化整爲零，向高山深谷逃逸無蹤。

## 突擊遵義苗女伴侍

突擊貴州北部重鎮遵義，是毛澤東游擊

戰的另一傑作。政府軍的地方武力黔軍配有重兵把守此一黔北的經濟、交通的樞紐。如果，紅軍要正面攻擊，幾乎是不可能的。可是毛澤東卻輕易把它拿下了。

一天的下午，毛澤東率領精銳的突擊隊，在遵義以東約十五華里的一個村莊，圍俘了大約一個連的黔軍；然後脫下了他們的制服，拿走他們的旗幟，並輪番用威脅利誘的方式勸降了一部份黔軍士兵。

當夜，紅軍偽裝成作戰歸來的黔軍模樣；他們穿著黔軍的軍裝，吵吵嚷嚷地向遵義靠近，講著當地的土話，甚至揚動著旗幟，肆無忌憚地吹起軍號通報他們回來了。

在漆黑的夜裡，他們和城牆上的守軍講著當地的土話，被守軍當做自己人，居然糊裡糊塗地打開了城門。於是，毛澤東就如此輕易地佔領遵義；這是他從「三國演義」一書中學來的戰術。

貴州以產茅台酒而馳名於世，茅台酒與蘇格蘭威士忌、法國白蘭地酒，同稱爲世界三大名酒。哪天晚上，毛澤東一高興，叫士兵們弄來大批茅台酒，紅軍與居民同樂，開懷暢飲。這是紅軍從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從瑞金撤退，開始「長竄」的兩個月二十七天以來，首次嚐到重大勝利的滋味，也是全體官兵首次暢飲美酒同樂。毛澤東酒酣耳熱，詩興大發，填寫了一闕「憶秦娥」的新詞：

「雄關漫道真如鐵，

而今邁步從頭越。

從頭越，

蒼山如海，

殘陽如血。」

那一天的晚上，皓月高掛天空，遵義中學的大操場舉行祝捷晚會。當地苗嶺山的苗人屬於少數民族，飽受地方部隊——黔軍及土豪劣紳的欺壓，今見紅軍把他們趕跑了，雀躍萬分，其酋長特派了一隊苗族少女前來表演歌舞，以示歡迎嘉賓之意。

苗族少女能歌善舞，活潑開朗；她們在月光下翩翩起舞，曼妙多姿。毛澤東看得眼花撩亂，彷彿每位少女都是廣寒宮下來的仙子；尤其表演「苗女弄杯」哪位女主角，臉型甜蜜、歌聲婉轉嘹亮、舞姿優美絕倫；她兩隻纖纖玉手各持兩個小酒杯碰擊的節奏，其純熟的技巧，清脆的歌聲，直叫毛澤東看得目瞪口呆，神情貫注，似乎他的心兒已隨著舞者的肢體語言而飛舞。

毛的親信高參——得意門生張湘岳，察眼觀色，了然於心。何況，當時賀子珍被國軍飛機的空中爆破彈碎片炸傷十六處，渾身上下傷勢不輕，正單獨療養中。如此花月良宵，毛澤東孤枕獨眠，怎能熬得過這般淒冷漫漫長夜！

於是，張湘岳和毛的貼身衛士，暗中用槍械、彈藥、銀元、珠寶及香煙賄賂苗人酋長，慨然答應遣送哪位能歌善舞的苗女前來伴侍；兼之苗女們來自山野，生活浪漫。哪

個晚上，毛澤東在寬大柔軟的床上，和健美熱情而野性的苗女纏綿一整夜，享受到妙不可言的性愛歡娛。

各種不同的花，各有其嬌艷的色澤及芳香的氣味；少女如花，各種民族的少女，更具有獨特的嫵媚及迥異的風味。貴州與雲南一樣，是西南少數民族的集居地，除苗族外，尚有布依、侗、彝、永、回、仡佬、壯、瑤等族，性生活不受世俗「框架」局限的毛澤東，在遵義停留期間，艷福不淺，消受了各種民族少女溫馨的滋味；他說這是「民族親善」的美事。

### 奪權鬥爭大獲全勝

自從毛澤東指揮貴州戰事，扭轉了戰局，連打了幾次勝仗，恢復了紅軍的信心；尤以智取黔北重鎮遵義一役，使他在軍中的聲望無人可及。

於是，中共黨中央於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至十七日，在遵義原屬是當地軍閥柏輝章的官邸內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。史稱「遵義會議」。由於「土共」的將領全部擁護毛澤東，復有「洋共」留法派的周恩來、鄧小平等的大力支持；加上「洋共」留俄派健將張聞天（洛甫）、王稼祥等的倒戈。使毛澤東在奪權鬥爭中大獲全勝；共產國際派的秦邦憲等二十八個留俄的布爾雪維克份子敗在陣下，只得靠邊站。

權威領導地位；因為，他既當選為「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」，又是中共黨中央政治局委員，還擔任紅軍總指揮，又是新的「三人軍事指揮小組」的召集人（另兩位是周恩來和王稼祥）。

自此毛澤東重新獲得的權力主要是在軍事方面，至少在「長征」期間，槍桿子居於一切權力之首。他名副其實地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頭號人物，這使他比共軍在井崗山或瑞金時期的任何一位將領，都擁有更高的權威。

在遵義會議上，毛澤東提出了一系列的策略，這些策略可以說是他的傑出軍事思想的總結：

- (1) 敵強我弱，紅軍須集中力量打殲滅戰。
- (2) 不打無把握的仗，大踏步進退，以捕捉戰機。
- (3) 誘敵深入，避免打陣地戰。
- (4) 紅軍既是戰鬥隊，又是宣傳隊。對犯錯誤者應予教育，而不可秘密處罰；應讓每一位戰士都知道下一步行動的目的，及其危險所在。

在他的領導下，共產黨的革命大業，但不再受共產國際派的箝制，同時也從莫斯科史達林遙控的陰影中擺脫出來；使中國的革命植根於「本土化」的基石上。

這時，毛澤東賦予了紅軍新的生命，他的主張、理念，軍事策略及正確的領導；使他的聲譽在紅軍中首次「漲停板」。

### 天賦異稟性趣強旺

人們常說：「一個成功的男人，其身後必有一位偉大的女性。」而這時的毛澤東，在其日後的彪炳勳業上，只能算是成功了一半。但他的身後，竟然出現了好幾位偉大的女性，比如：

他的初戀情人——曹秀娃，爲了他戰死於九嶺山麓。

他的首任妻子——羅妹，照顧他青少年的生活四年，仍得不到他的愛，抑鬱而死。

他的第二任妻子——楊開慧爲他生育了岸英、岸青、岸龍三個男孩，後來被國民黨軍逮捕，押赴刑場槍斃，是殉黨的女烈士。

他的第四任妻子——曹鳳娃，爲了給他搞情報，遭到國民黨A B團特務人員追捕，遠走陝北，病死異鄉，幸而給他留下一個兒子毛家峰，可能就是華國鋒。

他的才女情人——倪妙君，也是爲給他蒐集情報，事發遭到追捕，遠赴上海，撫育孤女，鬻文滬濱。

至於，曾與他「合姦」的才女陶斯咏，

曾被他「強姦」的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純，以及那些邊疆民族的夷女及苗女們，對他精神上及生理上的紓解，都有著一定的慰藉貢獻。

和毛澤東朝夕相處最久，而遭遇又最慘的，莫過於他的第三任妻子——賀子珍。她和毛澤東婚後的最初十年（即到貴州遵義為止的十年），她給毛生育或流產了五次。因此，實際上在政府軍的五次圍剿中，或長征的途中，她這位「雙槍女俠」及「女司令」沒有派上用場；這些日子她都受困於懷孕、流產或生產的煎熬中。

她的第一胎是個男孩，於追隨毛澤東前往瑞金的路途中，在橫越贛南山區時，驚駭過度而流產。

第二胎是個女兒，於瑞金時期，出生於贛、閩邊界戰地，當時戰事正忙，出生不久，祇得寄養在一戶農家，據說不久夭亡。

第三胎是個兒子，出生於「長征」途中，毛澤東給他取名毛岸紅，小名毛毛。賀子珍把他送給一位部屬的家人撫養，後來這部屬陣亡，毛毛亦不知下落。

第四胎也是個兒子，在湖南的湘江上游突圍戰陣中流產。

第五胎是個女兒，在「長征」途中生於貴州山區，生下後就送給當地的鄉農，以四枚銀元為撫養費，後來渺無音訊，不知是否存活？

賀子珍在井崗山時期，為了營救毛澤東

突圍脫險，左大腿上受了兩處槍傷。為了追隨丈夫在貴州的逃竄中，遭受國軍飛機的炸射，渾身上下有十六處傷痕；她的青春和生命，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毛澤東。

由此可見，毛澤東天賦異稟，生命力中的性能特別強旺。

幼年生理上早熟，成年後身邊經常需要兩個女人輪流侍。可是，他在最艱苦的戰鬥中，在朝不保夕的「長征」途中，身邊卻只有賀子珍一人侍。

他有一個與生俱來的毛病，每次遭逢各種最大挑戰的前夕，必然心緒浮躁苦惱，焦頭爛額，惶惑焦急不安。惟一紓解這些壓力的「靈藥」，便是陶醉在女人溫柔的懷抱裡淋漓盡致地發洩一下。然後，他就像浴火的鳳凰，又獲得了重生的生命力，把心緒上的

陰霾及心理上的壓力，一掃而空；而又神清氣爽，精神百倍，勇氣十足、鬥志昂揚地迎接各類型的挑戰；且每次他都能想出一「鬼點子」，出奇制勝，突破重圍，另創新局。

試想，他和賀子珍結婚的十年間，使她五次懷孕、流產或生產；最叫人難以深信是從江西瑞金「長竄」到貴州的遵義途中，顛沛流離，生命朝夕不保，生活痛苦不堪；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，他居然不知節慾，卻有性趣使渾身傷痛的賀子珍兩次懷孕、一次流產、一次生產。

他真是一個天賦異稟、精力充沛、性趣強旺的奇男子。

他熾旺的性慾及其強悍的「命根子」，顯然是他成功的重要秘密武器之一。（未完待續）

# 聖文風流人物

萬墨林等著  
定價台幣叁百元

本書係萬墨林、張源、王培堯、丁兆豐、田維平、張或弛、劉半農、商鴻逵等著。要目有：民國四大美人、徐志摩四角戀、蔡松坡鳳仙戀、喜豔親王劉喜奎、藝壇奇女子——劉喜奎·樂蒂、末代狀元三角愛、坤伶主席新豔秋、賽金花本事全文、洪狀元煙台舊事等篇，內容精彩，老少各界咸宜。二十五開本，三百四十一頁穿線平裝，定價新臺幣三〇〇元歡迎購閱，郵撥帳號〇七三九三三三——二號聖文書局





劉昌博「鐵戰場與溫柔鄉」插圖（文見 145 頁）

- ①作者劉昌博（右）早年與嚴家淦總統（左）合影。
- ②劉昌博（中）早年與名女星歸亞蕾（左）甄珍（右）合影。





①毛澤東（右四）1938年時在延安與世界學聯代表合影。

②毛澤東（右二）與左起：王稼祥、劉少奇、鄧發、王明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合影，右一為張聞天。





①毛澤東早年在延安郊外留影。

②共軍所謂的「二萬五千里長征」於一九三五年到達陝北的情景。

